

天微微黑了,但我必须下楼,许诺打我电话,说有一袋材料放在门口,要我去拿。

下楼,往西二百米,往北三百米就是小区的出门口。小区的几位志愿者望了望我,我出示了出入证,大家笑笑,我就过了。通过时,我对他们说“辛苦了”。不料他们却说“谢谢”,声音有点响。我有些尴尬。夜以继日地守在门口是他们。出门取好了材料,在门外停顿五分钟,心里数着人头。五分钟里,朝外走的人有五人,走进去的有十一人。走出去的五人,都将出入证晃了晃,说“谢谢”的只有一个人;进去的人,因为接着掏证,接着撸起衣袖测温,有点忙,没有一个人说“谢谢”的,而且所有人的神色都很凝重,凝重得连面孔都冷冰冰了。

看着他们,我就知道志愿者对我说“谢谢”的原因了。隔离已经多少天了,大概忘记了,总记得已经一月超过了,愤怒、焦虑、急躁、无奈在人们的心里淤积而成,这是能够体味的。但我们更要理解,到目前為止:我们与病毒的搏斗,已经到了

白热化程度。防控与反防控,进入胶着化状态。关键时刻,确实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动作。一群志愿者,公而忘私地守好大门,管好大门,是出入严控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我们从心里接受,也乐意配合,但我们还得做好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要对那些守大门的人表示一种敬意或者谢意,这应该不会成为问题。

但事实不是,我们的许多人从恨新冠肺炎开始,到怨管自己的人了。这种迁怒变成了冷漠,使得我们忘记了必要的礼仪。礼仪是人性道德最底层的光辉,一旦失去了,可能一要坏事,二要坏人的。

我回家了,我没有直接去家里,而是朝南跑,跑到底。我一个人去看了看封死的南门口。南门口变样了,起初封门的是几根塑料桩子,外加几块木板,拼接的,比膝盖高一点点,东一块西一块,高高低低、散散落落的,右边上还留着一个半尺的空隙,人侧身可以钻出去的,有点不严肃、不

规范。现在不是了,是网格的塑料铅丝,绿茵茵的,网格成菱形,比拳头还小,绷得整整齐齐,而且高过人头,看上去大气、清爽、惬意。另外一边的空隙紧紧连接着墙。一看就知道这做工细致、考究、板扎的,是当城门做的,当事情做的。即使如此,门卫室里还留着一个保安看着,你走过,也只能看看南面大路上的人,但不能爬过去成为大路上的人。

我仔细观察了几次,发现小区的人都学会了往北走,因为往南跑,此路不通,要折回来的。往北走,才是人间正道。往北走,路上没有人管,可以看树看草看花,可以走到街面上去,可以看见车子与路人。

随着日子的推移,街区的门面有的开张了,车子比以前多了几辆,人也比以前多了几个,虽然谈不上热闹,但一定不算冷清。往北走,走出门了,我们可以办许多事情,买点蔬菜,买点白米,都是可以的,关

键是出门要有证明,出门要在规定次数里面,这一切都遵守了人就自由自在了。所以到了门口,让志愿者看一看你的出门证,查一查你的出门次数,量一量你的体温都是必须的,都是为了你,也为了大家,为了小区。因此对白天夜里守门人表示我们的一点谢意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况且这个谢意是微笑,是问好,是说声谢谢,没有花你的一分钱。你只需动动嘴唇皮子,你只需活络一下你的面部神经。

时下的日子,门口守牢还在重中之重的份上。守好这道门,一方面是守门人的职责,另一方面也是进出门口者的权利和义务。明察秋毫、绝不懈怠、一丝不苟是对守门人的几点要求;理性冷静、友好配合、懂得礼貌是对进出门口者的几点要求。大家都做好了,大家都开心了,大家也就都安全了。相信不用了多少日子,一个黎明醒来,拉开南面的窗帘,东方朝霞满天,房内暖意洋洋,我们走下楼去,就可以昂然朝南跑,跑到南门口。

西装被蛀虫咬了一个不小的洞,穿不出去了,我觉得非常遗憾和可惜。我母亲非常聪明和能干,她知道后,就花了半天时间,帮我用织补的办法补好了这个洞。后来,这件西服我穿了多年,每次穿它时,都会念及慈母恩情。

现在,衣服破损了,很少人再会拿去织补。物资的无限丰富,年轻人在穿着上的喜新厌旧和求新求变,都促使织补这个行业走向式微。但是,通过上网得知,这个行业还是存在的,博物馆的藏品、名人的衣服、剧团角儿穿过的戏服等一些有纪念价值的衣物,还是需要织补这个行业提供服务,值得庆幸。

由此,我联想到复杂的人际关系。衣服破损了,没法修补也就算了,毕竟是身外之物。但亲友之间的关系发生破损,又无法弥合,那就悲哀了!如果有情商高又热心的人能够厘清个中的脉络,在事中间进行和风细雨、有效的斡旋,尽心尽力的去“织补”他们原有的良好关系,那该多好啊!

## 往北走,朝南跑

高明昌



战“疫”玫瑰

陆锡民 (钢笔画)

英语班几个学员微我:“金班长,虹口公园今天开园了,依是否辛苦一下,到里面去来个现场直播,让我们饱眼福,过过春光漫游的瘾头。”

主意是不错,但对我从未尝试过当今爆红直播的菜鸟来说,行吗?

他们似乎知道我此刻忐忑的心情,宽慰我说:“依可以试试呀。”何况她们在微信里还有一个劲地夸我是个热心人哩。

恭敬不如从命,当即回应:let me try。(我试试看)

春光里的公园真美!迎面山下各色花卉煞是夺人眼球,一片片金灿灿的迎春花,一丛丛红红的杜鹃花,还有类似六月雪的盆栽,争奇斗艳,馨香缭绕,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观赏。直播需“出声”,倘若像旧时的哑巴电影一样,未免要打不小的折扣,于是我现场发声:公园春光无限美,姹紫嫣红扑面来。

在我的感觉里,春光里的河畔那一溜迎风飘舞的垂柳最美最有韵味,无疑是公园的主角。它虽然还没有轻盈的柳叶,娇嫩的翠绿,但身姿婀娜,风姿卓越,千娇百媚,身影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荡漾,让我不由自主地吟唱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公园里不少游客在摄影留念。在小石桥,有个女游客在石阶上踮起脚尖对着粉红色的春梅聚精会神地聚焦,久久不见她按下快门。从她的相机和手机端相机拍出的造型目测,一定是个专业摄影的。哪像我,看到便亟不可待地随手“咔嚓”,一看就是个摄影菜鸟。

当我情不自禁地赞叹了一声,托着她腰部的男士很骄傲地回头一笑道:阿拉老婆是吃“这口饭”的。

吃“这口饭”的就是不一样,女士走下石阶给我看她拍摄的春梅照,别出心裁的构图,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春梅的花

记得40年前,上海市区的主要街道上都有一家独特的服务性行业的门店——织补店。门面一般都很小,但颇受尊重,盖因当时这项行业被认为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据说,上海的织补师傅的技艺水平在国内也是最高的。破了的高档衣裤,拿到他们店里,经过师傅巧夺天工的织补,原来的洞眼消失了,修旧如新。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老百姓收入普遍偏低,做一件毛料、丝绸的衣裤都要凭票证或用高价去购买,因此都非常珍惜。一旦磨破了,老百姓喜欢通过织补来弥补衣裤

瓣上还有两只小蜜蜂扇动薄翼正在花瓣上驻足,这一动一静确实给人美感。想起刚才她端起相机心无旁骛的忘我状态,不得不服,原来专业是这样练成的!

最有趣的是在公园的大草坪上。绿莹莹的草坪盛开着一畦畦粉红色、金黄、大红、银白和深紫的郁金香,无一例外地各显风骚,尽秀娇容。那亭亭玉立的身姿,精气神十足,在春风里轻轻地摇曳着,远远望去,如多彩的织锦般铺设在展开的绿绒上,我的心情怎能不像五彩的花儿开放一样。养眼!如果在此春色逼人处直播,不鼓捣几句英语里希,那聊牢我的学姐学弟岂会善甘罢休?于是,张口第一句就是:Oh, it is a sight. Flowers are in bloom. (多好的景色啊!鲜花盛开啦!)

我没有料到,两位擦肩而过的女老外会驻足,一位女老外嫣然一笑,跷起大拇指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语速很快,从她们略有惊喜的表情大概是“表扬”,可能她们没有想到,眼前这一脸沧桑的老先生会有这一手!我更没有想到,两位竟会做出“胜利”的手势,异口同声说:“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旁边的游客都笑了,连声“加油”!她俩生硬的汉语和我的洋泾浜英语有得一拼,属于数学里的合并同类项。我当即也表扬了她俩一句:Your Chinese is good!(你们的中文很棒)她俩喜笑颜开地回应我:Sir,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你的英文太棒了)

这句英语我是听得清清楚楚,如果我有勇气在大庭广众引吭高歌一曲,一定是:Thank you, You Raise Me Up!(谢谢,你们鼓舞了我!)

晚上,我把玩了一回的“直播”视频发到“我的英语我的班”微信群,学姐学弟点赞一片,连教我们英语的乐老师也不甘寂寞地轧上一脚鼓励有加,只能如实坦白: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谢谢,你们鼓舞了我!

损坏的遗憾,连不少在北京工作的中央高层干部也会把自己穿坏的衣服送到上海来织补。

碰到单色衣裤上的破洞,织补起来相对简单,如果遇到格子和其他图案衣裤上的洞眼,那修补起来就非常麻烦。上海的师傅们一般都会采集衣裤本身

## 织补

张文龙

的边角料上同样颜色的经线和纬线来完成织补。他们先在准备织补服装的破洞毛茬上,直接观察织物结构,如遇较复杂的花纹,他们会首先给该织物归类,确定它是平纹还是斜纹,是单面还是双面织物结构,最后,再判定它的密度,然后才制定织补方式及操作方法。经过他们的修理,如果你不仔细辨认,很难发现原先的破洞。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结婚的,婚礼上穿的西服都是拿到淮海路上一家最有名气的服装店制作的。由于疏忽,有一件毛料



非常时期,非常时光,有了超常的时长,也有了超常的早餐食物。米饭饼就是“非常”机遇中,一款自思倾情日久、自己亲历亲为、自我体验深切的美味食物。这款米饭饼绝非米饭粒加面粉,油煎或蒸煮泡制,而纯粹是用米之粉掺和酒后发酵,烘焙而成。

米饭饼不高档,但也不大众。过往年代,街面上饮食店、弄堂口大饼摊,做米饭饼的并非家家卖、摊摊有。记得小辰光,学校旁的大饼店也只是下午市开炉,当年自然也不是天天有零用细能享受一副热腾腾、香喷喷、甜咪咪的米饭饼。米饭饼的味道那么好,为啥做的店家少?母亲告知,米饭饼不耐饥吧,吃得人少。

米饭饼薄稀稀、松扑扑、软叭叭。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被当作小众的食物。其实这种境遇也蛮好咯,当年在居家周围三四条马路范围内,总有一两斤店家能赋予你口福。反而现在食物丰富,做米饭饼的则稀缺了。朋友的老妈想吃一口米饭饼,朋友兜了一大圈没有觅到,上网查到油煎型米饭饼倒不少,而属于老味道的米饭饼还是要去惠南镇上买回,一副米饭饼2.5元,消耗汽油费60多元呢,正是大费周章。

米饭饼之名不知何时、何地、何人叫响的,如果说它与“米”有点关系,或是米轧成粉吧,但与“饭”并不相关。当然,米饭饼作为江南的一道点心,应该不会错,而它的原始产地在哪个区域,谁的故乡?不得而知。据传,酒酿的文字记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酒酿可入药,医圣张仲景在东汉年间已广施于民间。

前次返祖籍时拜见一位蛤背老者,他说米饭饼原是专为产妇食用。酒酿有发奶催奶之功效,直接食用酒酿,既对产妇不妥,也不利婴孩,用浆粉稀释、烘烤可食的米饭饼,既可随时“点心”,又具备育哺功能。如今,当地又盛产的米馒头作为米饭饼的衍生产品,一尝果然松软,韧劲也有了。虽然少了“底盘”的“硬核”,但味道

同样灵额,关键是扩大了消费群体,从中可见江南文化在创新、衍生中的微妙之处。当然,如果仅仅以为米饭饼只是点心,只是辅哺食物,显然低估了这款食物。据说米饭饼之食疗养生功能,还在进一步研究与评估中呢!

第一次米饭饼DIY是失败的,好在宅在家里有大把辰光,微信中请教了全国商业劳动模范后,随即一板一眼“炮制”起来。不急不徐地自磨米粉,温水掺和,酵母苏打,酒酿汁润,发泡候时,搅拌捣浆,平锅烫煎,烘焙出炉,按部就班的过程中充满着舒心与惬意,这是多年未曾有过的慢条斯理啊。看着乳白与金黄的颜色,闻着热气腾腾中飘荡出的粉香酒香,想着口中细细咀嚼粉饼中的甘味,不知不觉地神往起来。是的,2个多小时的时间吞下这一珍品!

如果说大饼、油条、粢饭是专供人们在焦躁等候中、在匆忙行走中可以满足大口咬、满口嚼、随口吞的点心,那么米饭饼就犹如满月后婴儿白嫩如霜、薄如蝉翼、晶莹剔透的肤色,又如少女粉妆玉砌、胭脂无瑕、充满生气的姿势,需要你静下心来慢慢欣赏、细细辨味、久久思索的美味佳品。

非常的病毒,让我们有了非常的宅家时辰,非常的思辨时间,非常的行动时机,这也许就是米饭饼给予我们的非常“免疫力”能量,从万事万物中品味人生的真谛,让生活方式多姿多彩,还生活以本真。



受到损伤。七夕会事实也正是这样,当我拿起电动理发工具拨动开关为小外孙理发时,才发现自己尽可以按发型要求大胆游走,却丝毫不伤及小外孙任何部位的皮肤。

也不知怎的,与在上海理发店理发时不同,小外孙不哭不闹,甚是配合。女儿说,“儿子今天表现这么好,是因为今天理发的是亲亲外公,况且他刚才还看到了外公为外婆剪发的手艺,他信着哩!”女儿的溢美之词虽是出于勉励,但也是一番大实话。这不,当为小外孙理发时,就连两位在场的亲家也异口同声地说:“外公理得真好!”

疫情尚未结束,妻子他们即将返回上海去,毕竟生活还将继续。但每每回想及理发这件小事,总是让我感慨万千:一个人有时学习积累一点生活的小技艺真的很有必要,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给适应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一些状况,助些力,加点点,同时也是为了凝聚一份不可或缺的爱情与友情。

## 养育

“为熟练

## 疫情期间“露一手”

赵畅

过了女儿女婿“不是考试的考试”。这不,就连在一旁观摩的小外孙也情不自禁地用小手鼓起掌来。

然而,轮到为小外孙理发时,我不禁还是多了一份拘谨,这不仅因为我从未为稚童理过发,也因为我对面的是自己的小外孙。始料未及的是,当女儿女婿将儿童理发工具打开时,总算令我绷紧的神经得以松弛了下来。原来,替儿童理发舒适性考虑,电动理发工具还专门配备了相应的安全护套,以确保理发时任何角度都不会让儿童稚嫩的皮肤